

尚論篇

上



SS31
039

尚 論 篇

新建喻嘉言先生著



1977-1978

發行所英界棋盤街

上海錦章圖書局石印

印刷所法界白爾路

總批發所在北門內穿心街西首



喻氏尚論篇序

上古之世未有儒也所謂通天地人者巫與醫而已巫咸始為巫號為神巫其事守逮夏商未改顛頊命南正重為司
天以屬神北正黎為司地以屬民絕地天通亦神巫之屬也洪荒以後彷彿劫初成時光音天來下化生世界地天不
隔民神不分故自少皞至黃帝得命官以司之屬之重不上天安能司天整不下地安能司地顧溺習見聞以為無伯
司徒之官而上天下地後人之所以寵神其祖夏蟲語冰曷足怪乎神農嘗百草黃帝作內經伊摯製湯液天分宰相
省醫師也省醫官也以黃帝之聰明狗齊稱岐伯為天師其所論難窮極天地分列陽陰儒者雅言三墳之言言大道
者惟醫經在焉豈非窮神知化通天地人之極致乎自周公以司巫醫師分屬六官而巫醫之任漸輕自孔子以魯國
之儒統承斯文而巫醫之道漸隱其降而為方技不得與儒齒則自見昭始也東漢之末巫術熄而道教立天師之劍
印遂與參墳魯誥鼎列為三要其宣通玄感驅風雷斥鬼神不過古者神巫之能事巫之名悶於道而其教跡則或於
道而益尊若漢以後之醫則不能自立壇墀而咸寄跡於儒儒者窮經研術深談性命俎豆於賢人之間而醫不出方
技之列若近代之劉張李朱本朝之戴元禮滑撝靈王仲光皆直修堂行方聞經國之大儒豈不得攝齊扳掖廁跡儒
林道學之閒醫之託於儒不若巫之託於道也蓋已久矣吾晚而得尤嘉言喻先生其為人則盧照隣之贅孫魚鰈所
謂道洽古今學通術數談正一則古之蒙莊子深入不二則今之維摩詰也著尚論篇發揮仲景之精微補正叔和之
遺闕參以妙悟得之神解甲乙千金之書未能或之先也吾觀其論大青龍湯一章以其雷雨滿盈飛騰蕩滌之神用
縮而為小青龍則龍首藏於蠶蠅馴而為越婢一則龍身化為絲絃白虎以成其對待真武以鎮其汎佚通天之手眼
馭龍之心法旁見側出孤映絕照千載上下豈非有神者告之陰塤永數遠密必盈取喻於簣重耳越勾踐之反國折
肱知醫論盡喻政思深哉古之上醫也嗟夫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儒不通天地人不可以言醫昔人有言以至精至
微之道傳之以至下至賤之人儒以學術殺天下醫以經方殺天下民用天札物用疢癘鬼神不享祀而風火刀兵之
劫繼作豈細故哉吾嘗搜緝國史以周玄真張鉞冠之流為高道以原禮撝靈之流為儒醫於禪之冒儒者解其駁而
歸禪於儒之冒儒者訂其實而歸儒排繯用就划火及之知天之不欲使更史事也遂釋然志其所有事讀嘉言之書
於吾心有戚戚焉不揆愚誕率意而叙之如此世之君子得其書者當深思而自得之無以為親見揚子雲言貌不能

動人而笑吾言之無當也先生姓喻氏名昌南昌之新建人嘉言其字也重光單闕之歲相月二十八日



尚論篇自序

混沌初開聖神首出民用未興彝章先備醫道之闕性命為何如哉軒轅帝尊其臣岐伯為天師每聞典要以載秘授受金匱玉函珍藏其文由茲神工繼起倉扁而下代有傳人或發揮方書或抽揚脈理非不燦然天地間然能神悟於靈蘭之先獨探夫鴻濛之秘從無文之文解畫前之卦使讀者因象得義因義得神冥入無垠顯然衣帶則瞻世求未易觀也晚世道降術升醫事之不振久矣昌一人即身為標言為的而獨吹無和少見多怪此理一晦黑若夜行水竊憂之於是杜門樂飢取古人書而尚論之然而泛涉則管窺蠡測終身莫殫攬要則玄殊妙諦罔象可求不知古人與我俱範圍於道者也同于穆然無朕中而剖抉性命之微古人所言皆我固有觀天之道觀我之生機非相資古人既往有我負荷韞藏待剖焚絲待理責難他諉昔阿難問世尊曰古佛以何人為師世尊答曰以吾為師此即誕生於指天上下天下惟吾獨尊之旨可見吾之分量天地古今莫得而固但非昌之所敢舉揚者也昌意中祇求精神呼吸實與古人潛通一脈若啓迪於愚蒙稟承於覲面凡有闡述一如陽陸方諸之得水火天然感台砥絕思議於以快吾高論之本懷耳雖然高明之弊說經創解其事多潛固陋之弊牽文襲義其事多竊惟僭與竊一念好名終古貽害覆轍相尋可無懼乎昌不揣嘗慨仲景傷寒論一書天苞地符為眾法之宗群方之祖雜以後人知見反為塵飯土羹莫適於用茲特以自然之理引伸觸類闡發神明重開生面讀之快然覺無餘憾至春溫一證另闢手眼引內經為例曲暢厥旨究不敢於仲景論外旁溢一辭後有作者庶不為宣索旁趨得以隨施輟效端有厚望焉顧窮源千仞進求靈素難經甲乙諸書文義浩渺難以精研用是參究仲景金匱之遺分門析類定為雜證法律十卷殫思九載擬議以通玄奧俾觀者爽然心目合之傷寒論可以濟川之舟楫魚之釜鬻少塞吾生一日之責即使貽譏於識者所不辭也夫人患無性靈不患無理道世患無理道不患無知我古君子執理不阿秉道不枉名山國門庶幾一過氣求聲應今昔一揆是編聊引其端等諸嚼火候夫圓通上智出其尤華於以昭徹玄微與黃岐仲景而合轍昌也糠粃在前有紫施矣

順治戊子歲孟夏月南昌喻昌嘉言甫識

尚論篇卷首

尚論張仲景傷寒論大意

後漢張仲景著卒病傷寒論十六卷當時兆民賴以生全傳之後世如日月之光華旦而復旦萬古常明可也斯民不幸至晉代不過兩朝相隔其卒病論六卷已不可復覩即傷寒論十卷想亦却火之餘僅得之讀者之口後故不篇自先後差錯賴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之名目可為校正太醫令王叔和附以己意編集成書共一百一十二篇後人德之稱為仲景之徒究竟述者之明不及作者之聖祇令學者重而習之白首不得其解雖有英賢輩出卒莫能全叔和疆畛追溯仲景淵源於是偶窺一斑者各鳴一得好麗安常朱肱許叔微韓祇和王寶之流非不互有聞發然不過為叔和之功臣止耳未見為仲景之功臣也今世傳仲景傷寒論乃宋秘閣臣林億所校正宋人成無己所詮註之書也林億不辨朱紫故來謂自仲景于今八百餘年惟王叔和能學之其間如葛洪陶景明徐之才孫思邈輩曾不及也又傳稱成無己註傷寒論十卷深得長沙公之秘旨殊不知林成一家過於尊信叔和往往先傳後經將叔和緯翼仲景之辭且混編為仲景之書況其他乎如一卷之平脉法二卷之序例其文原不雅馴反有列之以錯亂聖言則其所為校正所謂詮註者乃仲景之不幸斯道之大厄也元泰定間程德齋作傷寒論法尤多不經清朝王履并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亦竊疑之謂仲景書甚平易明白本無深僻但王叔和雜以己意遂使客反勝主而仲景所以創法之意淹晦不明今欲以傷寒例居前六經病次之類傷寒病又次之至若難病雜脉雜論與傷寒無預者皆略去計得二百八十三條并以治字易法字而曰二百八十三治雖有深心漫無卓識亦何足取萬厯間方有執著傷寒條辨始先即削去叔和序例大得尊經之旨然未免失之過激不若愛禮存羊取而駁正之是非既定功罪自明也其餘太陽三篇政叔和之據以風寒之傷營衛者分屬卓識超越前人此外不達立言之旨者尚多大率十有餘年若明若昧之書欲取而尚論之如日月之光昭字宙必先振舉其大綱然後詳明其節目始為至當不易之規誠以冬春夏秋時之四序也冬傷於寒春傷於濕夏秋傷於暑暑者四序中主病之大綱也舉三百九十七法分列於大綱之下然後仲景之書始為全書其冬傷於寒一門仲景立法獨詳於春夏秋三時者蓋以春夏秋時令雖有不同其受外感則一自可取治傷寒之法錯綜用之耳仲景自序云學者若能尋余所集思過半矣可見引伸觸類治百病有餘能況

同一外感乎。是春夏秋之傷溫傷熱明以冬月傷寒為大綱矣。至傷寒六經中。又以太陽一經為大綱。而太陽經中。又以風傷衛寒傷營。風寒兩傷營衛為大綱。何也。大綱沒於節目之中。無可尋繹。祇覺其書之殘缺難讀。今大綱既明。後詳求其節目。始知仲景書中。矩則森森。毋論法之中更有法。即方之中亦更有法。通身手眼始得一點。心開識朗。不復為從前之師說所燭。浸假繇其道而升堂入室。仲景彌光。而吾生大慰矣。知我罪我。亦何計哉。

尚論仲景傷寒論先辨叔和編次之失

嘗觀王叔和彙集扁鵲仲景華元化先哲脈法為一書。名曰脈經。其於仲景傷寒論。尤加探討。宜乎顯微畢貫。曲暢圓。法製方之本旨。以啓後人之信從可也。乃於彙脈之中。間一彙證。不該不貫。猶曰彙書之常也。至於編述傷寒全書。簡粗率。仍非作者本意。則吾不知之矣。如始先序列一篇。蔓引贅辭。其後可與不可。諸篇獨遺精微平脈一篇。又已見總之碎剪。美惡綴以敗絮。盲鼓後世。無繇復覩補救之華。沈於編述大意。私淑原委。自首至尾。不叙一語。明以贊入居奇之術。致令黃岐一脈。斬絕無遺。悠悠忽忽。沿習至今。所謂千古疑竇。至此莫破。茲欲直溯仲景全神。不得不先勘破叔和。如太陽經中。證緒分頭後學。已難入手。乃更插入溫病。合病併病。少陽病。過經不解病。坐令讀者茫然。譬諸五穀。雖為食寶。設不各為區別。一概混種混收。鮮不貽耕者食者之困矣。如陽明經中。漫次仲景偶舉問答一端。隸於篇首。綱領倒置。先後差錯。且無扼要。至於春溫夏熱之證。當另立大綱。顯自名篇者。過情然不識此等大關一差。則冬傷於寒。春傷於溫。夏秋傷於暑熱之旨。盡晦致後人誤。以冬月之方。施於春夏。而歸咎古方之不可以治今病者。誰之過歟。至於霍亂病。陰陽易。差後勞復等證。不過條目中事耳。乃另立篇名。與六經並峙。又何輕所重而重所輕耶。仲景之道人。但知得叔和而明。孰知其因叔和而墜也哉。

尚論仲景傷寒論先辨林億成無已校註之失

王叔和於仲景書。不察大意。妄行編次。補綴尚存闕疑一綫。觀其篇首之辭。謂瘧濕眼。雖同為太陽經病。以為宜應另論者。其一徵也。觀其篇中。謂疾病至急。倉卒尋按。要旨難得。故重集可與不可方治者。其一徵也。觀其篇末。補綴脈法。分為二篇。上篇仍仲景之舊。下篇託仲景以偽。猶未至於顛倒大亂者。其一徵也。第其不露補綴之痕。反以平脈本名。易為辨脈。而陰行一字之顛倒。此吾所為譏其僭竊耳。若夫林億之校正。成無已之詮註。則以脈法為第一卷矣。按仲

景自叙云平脈辨証為傷寒卒病論合十六卷則脈法洵當錄於篇首但晉承漢統仲景遺書未湮叔和補綴後之不敢混入姑附於後不為無見二家不察竟遺編篇首此後於羊角無跡可求詎能辨其孰為仲景孰為叔和乎然猶隱而難識也其序例一篇明係叔和所撰何廼列於第二卷豈以仲景之書非序例不能明耶即使言之無徵亦無不可傳後經之理況其莫引贅辭橫插異氣寸瑜又瑕何所見而崇信若是致令後學畫蛇添足買櫝還珠望望聖言千古無色是二家羽翼叔和以成其名此以長君達君無所逃矣至於註釋之卷十居六七夫先已視神髓為糟粕矣更復望聞發精理乎

駁正王和叔序例

王叔和序例傳習已久中人已深欲削去之而坊刻盛行難掩眾目姑存原文駁正其失以定所宗非故攻擊前賢實不得已之思耳

陰陽大論云春風溫和夏氣暑熱秋氣清涼冬氣冷冽此則四時王氣之序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以傷寒為甚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引用內經足見大意然入一毒字便開過端

中而即病者名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寒邪繇肌膚而入辛苦之人邪藏肌膚則有之若膏粱輩冬不藏精者其寒邪有藏於骨髓者矣是未可以一端定也

至春變為溫病變字下得誕怪駭人設謂春氣既轉為溫則病發不當名傷寒當名其名為溫病則正矣

至夏變為暑病此一語尤為無據蓋暑病乃夏月新受之病豈有冬月伏寒春時不發至夏始發之理乎設謂是氣既轉為熱外邪當變名為熱病則正矣

暑病者熱極重於溫也此一語更添蛇足設有冬時伏寒至春不發其邪本輕可知豈有反重於溫之理乎其候始於楊梅

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溫熱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非氣行之氣也內經但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未嘗言夏必病暑也但言夏傷於暑秋必痰瘧未嘗牽引冬春也其意蓋謂春月之病始於冬秋月之病始於夏耳此等關頭不難



故以溫熱病並舉故謂暑重於溫。

凡時行者春時應暖而反大寒夏時應熱而反大涼秋時應涼而反大熱冬時應寒而反大溫此非其時而有是氣定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未明傷寒先明暑氣借各形主似無不可但傷寒要領全不繫

出通篇有客無主殊不可耳。

夫欲候知四時正氣為病及時行疫氣之法皆當按斗曆占之九月霜降後宜漸寒向冬大寒至正月雨水節後宜解也所以謂之雨水者以冰雪解而為雨水故也至驚蟄二月節後氣漸和暖向夏大熱至秋便涼從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觸冒霜露體中寒即病者謂之傷寒也其冬有非節之暖者名曰冬溫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冬溫復有尤後更相重疊亦有輕重為治不同證如後章。漫衍已意明暑氣之輕重不同於仲景之文無涉況所言紺義證如後章其意指篇後溫瘧風溫溫毒溫疫為言此無識之最者也然後來諸家偏奉之為祖詎非得所托而傳信耶真紫之奪朱鄭聲之亂雅樂矣詳辨附序列後

從立春節後其中無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壯熱為病者此屬春時陽氣發於冬時伏寒變為溫病於字費解到底說變為溫病真是誤淫生心

從春分以後至秋分節前大有暴寒者皆為時行寒疫也。此正春溫夏暑秋溼三氣主病之時何乃全不序及反重衍夏秋之異氣攪亂經常豈非三時原無正氣主病乎抑仲景論中原無綱領可求乎可見醫事自晉代已失所宗何況今日哉

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為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為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為寒所折病熱亦微其病與溫及暑病相似但治有殊耳。以陽氣為暴寒所折而為病熱之輕重前云暑病重於溫從此左見耳。叔和未嘗序明溫暑病也茲云暑氣病與溫暑病相似但治有殊然則溫暑病將何似耶將何治耶疏漏多矣

十五日得一氣於四時之中一時有一氣四六名為二十四氣也然氣候亦有應至而不至或有未應至而至者或有至而太過者皆成病氣也但天地動靜陰陽鼓擊者各正一氣耳是以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彼秋之涼為冬之寒

衍內經不見大意

是故冬至之後一陽爻升一陰爻降也夏至之後一陽氣下一陰氣上也此復姤二卦之義引入序例不切

斯則冬夏至陰陽合也春秋二分陰陽離也此分至之義內經謂至則氣同分則氣異何等明顯纔換合離

便自駭觀

陰陽交易人變病焉

為疏出

內經謂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何等圓活纔換交易變病等字便費解此變溫變寒所自來

此君子春夏養陽秋冬養陰順天之剛柔也內經謂養陽以涼以寒養陰以溫以熱所以然者從其根故也妙義合

小人觸冒必嬰暴疹須知毒烈之氣留在何經而發何病詳而取之前云寒毒藏於肌膚此云不知留在何經而發

何病非故自相矛盾其意實為溫濕風溫溫毒溫疫作開山祖師也後人孰辨其為一場懵懂乎

是以春傷於風夏必飧泄夏傷於暑秋必病瘧秋傷於濕冬必咳嗽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此必然之道可不審明之

此傷於四時之正氣而為病者但內經先言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乃至傷風傷暑以次遞及春夏秋三時之病多始

於冬秋冬二時之病多始於夏耳然飧泄與咳嗽兼涉內因惟傷寒傷溫傷暑方是外感之證仲景會此意故以傷

寒立論而包舉溫暑在內絲絲入扣殆非不知而作若叔和引經止以春夏秋冬為序渾與流俗之見無別矣此歧

路之紛趨所由來者遠也

傷寒之病逐日淺深以施方治今世人傷寒或始不早治或治不對病或日數久淹因乃生醫醫人又不依次第而治

之則不中病皆宜臨時消息制方無不效也今搜採仲景舊論錄其症候診脈聲色對病具方有神驗者擬防世急也

仲景之書叔和但言搜採其非臆臆神遊可知所以不窺作者之原漫無表章之實孰謂叔和為仲景之徒耶

又土地溫涼高下不同物性剛柔強居亦異是故黃帝與四方之問岐伯舉四治之能以訓後賢開其未悟者臨病之

工宜須兩審也仲景於此黃帝之通以述為作另闢手眼叔和凡引內經之文皆非典要安能發明其什一

凡傷於寒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若兩感於寒而病者必死尺寸俱浮者太陽受病也當一二日發以其脈上連風府

故頭項痛腰脊強尺寸俱長者陽明受病也當二三日發以其脈挾臍絡於胃故身熱目疼鼻乾不得卧尺寸俱弦者

少陽受病也當三四日發以其脈弦浮而數故身熱目赤口乾煩渴欲飲水不可與熱飲與熱湯必吐也尺寸俱微者

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以其脈濡而細故身熱不渴其人自汗出反惡寒也尺寸俱沉者少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

以其脈沉而微故身熱欲得近衣也尺寸俱浮者厥陰受病也當七八日發以其脈微而浮故身大熱反欲得近衣也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少陽受病也。當三四日發。以其脈循脇。絡於耳。故胸脇痛而耳聾。此三經皆受病。未入於府者。可汗而已。尺寸俱沉。細者。太陰受病也。當四五日發。以其脈布胃中。絡於噎。故腹滿而噎乾。尺寸俱沉者。少陰病受也。當五六日發。以其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尺寸俱微緩者。厥陰受病也。當六七日發。以其脈循陰器。絡於肝。故煩滿而囊腫。此三經皆受病。已入於府。可下而已。

入府未入府。少變內經入藏原文。此處却精。

若兩感於寒者。一日太陽受之。即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二日陽明受之。即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讞語。三日少陽受之。即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澀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陰三陽正氣俱受病。則營衛不行。府藏不通。則死矣。其得病陰陽兩證俱見。其傳經亦陰陽兩經俱傳。則邪氣瀰滿充斥。法當三日主死。然必水澀不入。不知人者。方為營衛不行。府藏不通。更越三日。而陽明之經脈始絕也。引內經微旨。序兩感者。精。

其不兩感於寒。更不傳經。不加異氣者。至七日太陽病衰。頭痛少愈也。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歇也。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也。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渴止舌乾。作渴已而嚏也。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邪氣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自凡傷於寒。則為病熱。至此皆內經熱論篇原文。叔和但增更不傳經八个字。便有許多牽強。

若過十三日以上。不問尺寸陷者。大危。尺寸之脈深陷。正氣衰微。莫能戴邪外出。既已過經。其病不問誠為危候。若更感異氣。變為他病者。當依舊壞症病而治之。仲景於壞症。全不立法。其太陽經之壞症。知犯何逆。原用太陽經本法治之。其少陽經之壞症。知犯何逆。原用少陽經本法治之。豈有更加異氣。可雜用太少二經諸法治之之理。觀此則叔和漫不知壞証作何解。乃教後人遵用其法。所謂一言引眾盲。相將入火坑也。悲哉。

若脈陰陽俱盛。重感於寒者。變為溫瘧。陽脈浮滑。陰脈濡弱者。更過於風。變為風溫。陽脈洪數。陰脈實大者。更遇溫熱。變為溫毒。溫毒為病最重也。陽脈濡弱。陰脈弦緊者。更遇溫氣。變為溫疫。以此冬傷於寒。發為溫病。脈之變證。方治如法。叔和每序傷寒。必插入異氣欲鳴已得也。及序異氣。則借意難經。自作聰明。漫擬四變。疑鬼疑神。駭成妖妄。難經。

雖云傷寒有五其脈有變否變者辨也辨脈足證設使叔和稍為平易但云冬傷於寒至春重感於寒其脈有陰陽俱盛者名為溫病冬傷於寒至春更遇於風其脈陽浮滑陰濡弱者名為風溫乃至溫毒溫疫俱順理立說則雖然擬病失倫而大闢不害為正其如叔和未肯平易何後世但知叔和為傷寒論作序例不識其章澤奸雄稱孤道寡故有晉以後之談醫者皆徇統也今移論春溫大意并論溫疫大意二篇附序例後其詳載在春溫卷中

凡人有疾不時即治隱憂蓋以成痼疾小兒女子益以滋甚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時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藏則難可制此為家有患備慮之要

凡作湯藥不可避晨夜覺病須臾即宜便治不待早晚則易愈矣如或差遲病即傳變雖欲除治必難為力服藥不如方法縱意違師不須治之此已人下里之音通國所為和之者乎

凡傷寒之病多從風寒得之始表中風寒入裡則不消矣未有溫覆而當不消散者不在證治擬欲攻之猶當先解表乃可下之若表已解而內不消非大滿猶生寒熱則病不除若表已解而內不消大滿大實豈有燥屎自可除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為禍也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內虛熱入挾熱遂利煩燥諸變不可勝數輕者因篤重者必死矣叔和筆力軟弱纏擾如此一段入理深譚正未可及後人不善讀者每遇陽明二三日下證藉為口實延至六七日方下而枯槁無救者多矣此則與叔和何尤

夫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引難經辭不達意最是惑人其意謂陽邪不解下入陰中以陽乘陰則為陽盛陰虛故可下而不可汗然前云此三陰邪入於裡可下而已於理甚精此但云陽盛陰虛則陽邪或在本位而未入於府尚不可知安見其可下乎若然所云大滿猶生寒熱不可攻下之說自相矛盾矣

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陽虛陰盛多有直中陰經之候汗之則愈談何容易其意謂陰乘陽位則為陽虛陰

盛故可汗而不可下然外邪初入陽分終非陰盛可擬難經有問有答即表病裡病直中傳經等證焉不釋明引之

夫如是則神丹安可以候發甘遂何可以妄攻虛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機應若影響豈容易哉况桂枝下咽陽盛

則斃風邪入衛則為陽邪熾盛於表仲景用桂枝湯以解散肌表之邪正天然不易之良法也何反構此危詞豈

誤以寒邪入營為陽盛耶夫寒邪入營但為陰邪熾盛於表所以仲景於脈浮緊無汗者有桂枝之禁謂當用麻黃

湯也即誤用桂枝亦未必遂成死證況於下咽即斃視等砒霜之為鄭重叔和全不達仲景之旨毋怪後人之叱聲矣

承氣入胃陰盛以亡 即難經陽虛陰盛下之則死之說衍入承氣務以惑人 直中陰經之證大勢陰虛或陽虛

傷寒之證大勢陽盛陰虛瘧症大勢陰陽更盛更虛內傷證大勢陰陽偏盛偏虛而不可同語亦不必語

死生之要在乎須臾視身之盡不暇計日此陰陽虛實之交錯其候至微發汗吐下之相反其禍至速而醫術淺陋

然不知病源為治乃誤使病者殞湮自謂其分至今冤魂塞於冥路死屍盈於曠野仁者鑑此豈不痛歟

凡兩感病俱作治有先後發表攻裡本自不同而執迷妄意者乃取神丹甘遂合而飲之且解其表又除其裡言巧似

是其理實違夫智者之舉錯也當審以慎愚者之動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機豈可詭哉世上之士但務從翁翫之說

而莫覓此傾危之敗惟明者能護其本近取諸身夫何遠之有焉 兩感病治有先後發表攻裡本自不同持說者

惜其不致詳耳

凡發汗溫服湯藥其方雖言日三服若病劇不解當促其間可半日中進三服若與病相阻即便有所覺病重者一日

一夜當晬時觀之若服一劑病證猶在故當復作本湯服之至有不肯汗出服三劑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

凡得時氣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飲水飲不能多不當與也何者以腹中熱尚少不能消之便更與人作病也至七八日

大渴欲飲水者猶當依證而與之與之常令不足勿極意也言能飲一斗與五升若飲而腹滿小便不利若喘若噦不

可與之也忽然大汗出是為自愈也

凡得病反能飲水此為欲愈之病其不曉病者但聞病飲水自愈小渴者乃強與飲之因成其禍不可以復數也時

氣病飲水能消不能消當與勿強與有次第

凡得病脈脈動數服湯藥更遲脈浮大減小初躁後靜此皆愈證也

凡治溫病可刺五十九穴又身之穴三百六十有五三十六穴災之有害七十九穴刺之為災并中髓也引用內經云
五十九刺之法治溫中窳
凡脈四損三日死平人四息病人脈一至名曰四損脈五損一日死平人五息病人脈一至名曰五損脈六損一時死

乎人一愈病人脈一至名曰六損脈盛身寒得之傷寒脈虛身熱得之傷暑脈陽陰俱盛大汗出不解者死脈陰陽俱虛熱不止者死脈至下疎者數者死脈至如轉索者其日死藏言妄語身微熱脈浮大手足溫者生逆冷脈沉細者不過一日死矣此以前是傷寒熱病證候也引損脈入傷寒大謬按仲景違內經熱病之旨作傷寒論明以內經爲例叔和可無序也即欲附贅引內經原文發明切要以便後學足矣其插入異義更衍繁文誠何心哉豈以仲景所無煉石足補天缺耶則自勒一家言另緯其後聽人之從違可耳乃造不經之說混亂經常至經常大義不掇一語以此網羅英賢悉入彀中其授受之迷蓋已千年長夜矣有志躋仲景之室者能無大刮叔和之藩也哉

論春溫大意并辨叔和四變之妄

喻昌曰春溫之論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此論溫證之大原也傷寒論云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症若發汗已身灼熱者名曰風溫風溫爲病脈陰陽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晝息必鼾語難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視失溲若被火者微發黃色劇則如驚癰時瘕瘕若火熏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論溫成之大勢也仲景以冬不藏精之溫名曰風溫其脈陰陽俱浮正謂少陰腎與太陽膀胱一藏一府同時病發所以其脈俱浮也發汗後身反灼熱自汗出身重多眠晝息必鼾語難出一盡顯少陰本證則不可復從太陽爲治况脈浮自汗更加汗之醫殺之也所以風溫證斷不可汗即或誤下悞火亦經氣傷而陰精盡皆爲醫促其亡而一逆再逆促命期矣於此見東海西海心同理同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後人不察惜其有論無方詎知森森治法全具於太陽少陰諸經乎晉王叔和不究仲景精微之蘊裁風種電爲不根之談妄立溫瘧風溫溫毒溫疫四變不患時發時止爲瘧瘧非外感之正病也春本主風而氣溫風溫即是溫證之本名也久病不解其熱和熾盛是爲溫毒亦病中之病也至溫疫則另加一氣乃溫氣而兼溫氣又非溫證之常矣今且先辨溫瘧溫瘧正冬不藏精之候但其感邪本輕故止成瘧耳黃帝問溫瘧舍於何臟岐伯對曰溫瘧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腠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陰虛而陽盛則熱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曰溫瘧此可見溫瘧爲冬不藏精故寒邪得以入腎又可見溫瘧遇溫尚不易發必大暑大汗始發之也叔和反以重感於寒立說豈其不讀內經乎抑何不思之

甚耶。今且再辨風溫。春月時令本溫。且值風木用事。風溫二字。自不得分之為兩。凡病溫者。悉為風溫。即如初春地氣未升。無濕溫之可言也。天氣微寒。無熱溫之可言也。時令和煦。無溫疫之可言也。其所以主病之故。全係於風。試觀仲夏之風熱。秋之風涼。冬之風寒。自然之道也。叔和因仲景論溫條中。重挈風溫。故謂另是一病。不知仲景於溫證。特出手眼。致其叮嚀。見冬不藏精之人。兩腎間先已習習風生。得外風相召而病發。必全具少陰之證。故於溫字上加一風字。以別太陽之溫耳。叔和妄擬重感重疊。乃至後人作賦云。風溫濕溫。發正汗則危惡難醫。又云。周知風溫汗不休。當用達防已。隔靴搔癢。於本來之面目。安在哉。今且再辨溫毒。夫溫證中之有溫毒。一如傷寒證中之有陽毒陰毒也。傷寒不以寒毒另為一證。則溫病何得以溫毒更立一名耶。況溫毒復有陰陽之辨。太陽溫證。病久不結。結成陽毒。少陰溫證。病久不結。結成陰毒。叔和不知風溫為陰邪。故但指溫毒為陽毒。以致後人襲用黑膏紫雪。陰毒當之。鋒刃其厲。隨亦至今未已耳。其溫疫一症。另辨致詳。

詳論溫疫以破大惑

喻昌曰。聖王御世。春無愆陽。夏無伏陰。秋無凄風。冬無苦雨。乃至民無夭札。物無疵癘。太和之氣。彌滿乾坤。安有所謂溫疫哉。然而周禮。難以逐疫。方相氏掌之。則溫疫之由來。古有之矣。鄉人儺。孔子朝服而致其誠敬。蓋以裝演巨像。為儺神。不過彷彿其形。聖人以正氣充塞其間。俾疫氣潛消。迺位育之實功耳。古人元旦。汲清泉以飲。芳香之藥。上已採蘭草以襲芳香之氣。重滌穢也。後漢張仲景著傷寒論。欲明冬寒春溫。夏秋暑熱之正。自不能併入疫病。以混常法。然至理已畢具於脈法中。叔和不為細繹。乃謂重感於寒。變為溫疫。又謂春時應暖而復大寒。夏時應大熱而復大涼。秋時應涼而復大熱。冬時應寒而復大溫。此非其時而有其氣。是以一歲之中。長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也。又謂冬溫之毒。輿傷寒大異。久溫復有先後。更相重疊。亦有輕重。為治不同。又謂從春分節以後。至秋分節前。天有暴寒者。皆為時行寒疫也。蓋以春夏秋為寒疫。冬月為溫疫。所以又云。三月四月。或有暴寒。其時陽氣尚弱。為寒所折。病熱猶輕。五月六月。陽氣已甚。為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為寒所折。病熱亦微。後人奉此而廣其義。謂春感清邪在肝。夏感寒邪在心。秋感熱邪在肺。冬感溫邪在腎。據此遞推。舉世若狂矣。嗟嗟。疫病之來。果寒折陽氣。乘其所

勝而直入精神魂魄之藏人豈能逃避矣更有謂疫邪無形像聲臭定時定方可言是以一歲之中長幼莫不病此至
病傷寒者自無一二治法非疏裡則表不透非戰汗則病不解愈憂愈遠究竟所指之病仍為傷寒傷溫傷暑之類
病疏裡則下早可知戰汗則失表可知祇足自呈敗關耳夫四時不正之氣感之者因而致病初不名疫也因病致死
病氣尸氣混合不正之氣斯為疫矣以故難瘟兒難猪瘟死猪牛馬瘟疫死牛馬推之於人何獨不然所以饑饉兵凶之
際疫病盛行大率春夏之交為甚蓋溫暑熱濕之氣交結互蒸人在其中無隙可避病者當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氣充
充一室況於連牀並榻沿門問境其釀之氣益以出尸戶疊戴道腐墻燔柴掩席委壑投崖種種惡穢上瀝當天清淨
之氣下敗水土物產之氣人受之者親上親下病從其類有必然之勢如世俗所稱大頭瘟者頭面頸腫如瓜臥者
是也所稱蝦蟆瘟者喉痺失音頸筋脈大者是也所稱瓜瓢瘟者胸高脇起嘔汗如血者是也所稱疔瘡瘟者遍身紅
腫發塊如瘤者是也所謂絞腸瘟者腹鳴乾嘔水泄不通者是也所稱軟腳瘟者便清泄白足重難移者是也小兒痘
瘡尤多以上疫證不明治法咸委之刼運良可傷悼大率瘟疫痘疹古昔無傳不得聖言折衷所以墜落叔和坑塹曹
不若俗見摸索病狀反可顧名思義也昌幸微窺仲景一斑其平脈篇中云寸口脉陰陽俱緊者法當清邪中於上焦
濁邪中於下焦清邪中上名曰潔也濁邪中下名曰渾也陰中於邪名曰慄也凡二百六十九字闡發真理全非傷寒
中所有事乃論疫邪從入之門變病之總所謂赤文綠字開天闢地之寶符人自不識耳篇中大意謂人之臭氣通於
天故陽中霧露之邪者為清邪從鼻息而上入於陽入則發熱頭痛項強頸攣正與俗稱大頭瘟蝦蟆瘟之說符也人
之口氣通於地故陰中水土之邪者為飲食濁味從口舌而下入陰入則其人必先自慄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而
下重臍築欲痛正與俗稱絞腸瘟軟腳瘟之說符也然從鼻從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分布上下故中焦受邪
因而不治中焦不治則胃中為濁營衛不通血凝不流其醱鬱即現中焦俗稱瓜瓢瘟疔瘡瘟等證則又陽毒癰膿陰
毒遍身青紫之類也此三焦定位之邪也若三焦邪混為一內外不通藏氣鬱蒸上焦怫鬱則口爛食斷衛氣前通因
熱作使遊行經絡藏府則為癰腫若營氣前通者因名客邪噦出聲溫咽塞熱壅不行則下血如豚肝然以營衛漸通
故非危候若上焦之陽下焦之陰兩不相接則脾氣之中難以獨運斯五液注下下焦不關而命難全矣傷寒之邪先
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側由外廓而入溫疫之邪則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為清陽故清邪從之上入下